



松浦笔记

在今天,我们也许不必一味追求和展示尖音、发出尖音。许多尖音是可疑的。尖音有时候会传达远方,而传播得越远也就越是引人注目。但这并不是我们的初衷。所以这里的大门书写了四个字:“和藹”、“安静”。

为什么要和藹?和藹表明我们对学术论争的那种安定和从容,讨论问题的态度和心绪;安静就是力戒浮躁,保持一种清寂的环境。这既是一种主观的追求,同时也是现实的需要。

如果来了一些人和我们讨论问题,动不动就吵架,一切也就无从谈起。如果整个环境搞得很喧哗很浮躁,不得安稳,也很难拆解思绪的纠结。所以在这个时代里,和藹和安静并不容易做,但它确实非常重要。

刚刚获得中国音乐金钟奖终身成就奖,上海音乐学院教授、音乐理论和声乐教育家谭冰若仙逝了,我非常悲痛。

谭先生一贯主张大力弘扬民族音乐,积极普及古典传统音乐,严格认真地引导通俗音乐。可以说他是中国最早从事西方音乐史研究的学者之一,又是最早将欧美流行音乐介绍到国内,称得上中国流行音乐的开创者。

上海那时代的大学生,很多都是从他那儿听到了猫王、披头士、鲍勃·迪伦等等那年代的流行歌手。很多人因此激活了听觉神经,迷上了音乐,我就是其中之一。

我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在工人文化宫的兴趣小组开始跟谭先生学的声乐,那时还未恢复高考,学唱歌只是兴趣。谭先生教声乐与众不同,他的经典绝招“力量控制在额前”道出了学习声乐的关键。我在大学时的论文就是写这个论点,算是好好地琢磨过。我用此招走了好多地方,多年来帮了不少歌唱爱好者和职业歌手。

每次回上海和谭先生见面,总是先汇报我的情况,然后唱给他听,请他指教。有趣的是,每次他都会说:“这次我又有了新的要求。”谭先生现在的学生水平很高,常常在歌唱大赛中获奖。可惜的是,先生对学生的爱和期望却止步在“新规则”前,在学校他(先生是教音乐史的)不能跨专业教学生,他的那整套“力量控制在额前”的科学论述没有一个展示的平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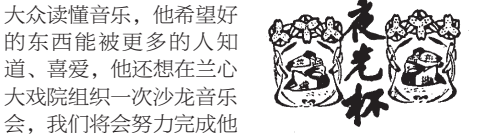
谭先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曾向老院长贺绿汀提出想去声乐系,贺院长说:“你去什么声乐系,你走了谁来教音乐史啊!”他是在音乐学院学习了七年还未毕业就被贺院长破格录用当音乐史教师的,这决定了他此生最热衷的声乐教学只能是“业余爱好”。

谭先生退休后办了一所“谭冰若声乐艺术进修学校”,几年后又办起了“冰若艺舍”。终于,他可以自己做自己喜欢的事了,有几次特地安排我回上海时在沙龙演唱,那间20平方米左右的房间里坐满了人,演唱的空间很窄。我问他可不可以试试和文化馆合作,地方可大些,他却婉拒了。每次沙龙节目都有一个主题,好几次演出的都是几部歌剧,有一次还唱了国内尚未上演过的意大利歌剧《安德烈·谢尼埃》的全剧,总谱则是让香港学生Virginia从英国买来的。慢慢地,我觉察到他不仅仅教声乐,还开始做音乐,他想让普通市民通过他的方式去读懂音乐,去感受真诚,感受大爱。

2008年,我带了香港水影女子合唱团组合参与“冰若艺舍”在上海图书馆的演出。那天,谭先生作了简短的开场,观众席中认出很多老教授和老作家、翻译家。音乐会很成功,谭先生看到我们学生的进步,很是高兴。去年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我岳父去病房看望他,见他躺在床上,脸上肌肉不停地抽动,问他在干嘛,他说,他想试试怎样可以让学生更简单地找到发声的位置。我去看他时,只见床头堆满了书,其中有日文旧书,他说在回忆关于兰心大戏院的历史,想在沙龙演一场关于兰心剧院的音乐会。

那天,他很兴奋,讲了很多关于兰心大戏院的事。今天看来,台下下午是他给我上的最后一节课。谭先生九十了,我感叹!他除了行动迟缓外,大脑和三十多年前我第一次见他并没有别样,那是因为他仍然心怀着伟大的爱。

我想起爱尔兰剧作家萧伯纳曾说过一句话,看一个城市的音乐文化水准,不是看有多少高水平的音乐团体,而是看业余爱好水平的高低。九十岁高龄的他一直在以他独特的方式让大众读懂音乐,他希望好的东西能被更多的人知道、喜爱,他还想在兰心大戏院组织一次沙龙音乐会,我们将会努力完成他这一遗愿的。



剧烈的批判和反抗就蕴含在和藹与安静之中。如果能有这样的蕴含力,力量肯定是很大的。安静与和藹者也会是更为激烈者。仅仅是尖叫,是表演欲,是闹动静,虚荣的东西就会趁虚而入。个人做学问如此,做事业如此,一个单位、一个机构,也是如此。

这些深沉下来的道理古人很懂,但是当代的欲望社会中,人的屁股都是很热的,结果自己把自己烧坏了。

现在强调价值观,包括追求的格调、操守、准则。也许这一切在今天的书院里还没有全部清晰严整,但它一定会逐步形成并深入人心。也许这样的环境离我们的要求还差十万八千里,但我们追求的精神却会通过行动、语言、文字,默默无察地扩大和感染。有价值的东西必要保留下来。

提起上海的小吃,首先就会想起小馄饨。

据记载,小馄饨文字见于西汉,源于中国北方,兴于唐宋,初为祭祀,后为民间小吃。

上海的小馄饨历史悠久,其皮薄如纱,其馅软嫩滑爽,虾皮、紫菜、鸡蛋丝是它的绝配。一碗端手,香气扑鼻,鲜美无比。

我小时候就喜欢吃小馄饨。祖母告诉我,在婴儿开荤的第一天,她亲自喂了我一小口小馄饨的鲜汤。于是,我似乎因此和小馄饨结下了不解之缘。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家里的经济颇为拮据,偶尔跟着母亲从穿街走巷的馄饨担里买一碗小馄饨解馋,那美味鲜香的感觉至今挥之不去。那时,为了一碗小馄饨,我的小脑瓜曾动足了心思。我调皮地装病赖学,就是要母亲买小馄饨给我“治病”,我积极地起早陪姐姐去小菜场排队“挂篮头”,就是要一碗小馄饨的奖赏。至于每年生日,我宁愿不吃大排面,也要一碗小馄饨。

最难忘的一幕还是在上山下乡的前夕。我和几个要好的同学怀揣着去外地插队的通知书,冒着严寒最后一次去看望母校。分手的时候,我毅然从口袋里掏出仅有的两块钱,在路边的一家小饮食店里请大家吃了一碗小馄饨。当时的我心里充满着难言的迷茫和绝望,深知明天就不是上海人了,只能相邀两三好友以这种特殊的形式向正宗的“上海味道”告别。那一碗小馄饨的滋味已经记不清了,但它作为上海的念想和符号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改革开放后,我回城参加工作,因业务的需要曾去过国内许多地方,我的特殊爱好也发挥到了极致,曾先后吃过北方的馄饨、广东的云吞、福建的扁食和四川的抄手等。相比之下,我还是喜欢形美、馅美、汤美的上海小馄饨。看看吧,宽宽的鲜汤里,浮着外皮晶莹的小馄饨,粉红色的肉馅若隐若现,嫩黄的蛋丝百嫩妖娆,紫菜、虾皮透着鲜香……这是何等诱人的图景,尚未入口,整个身心就被一个“鲜”字融化了。

退休后,我有更多的时间调剂生活,吃小馄饨,包小馄饨自然成了休闲的一大乐趣。随着口味和需求的变化,小馄饨的馅料也不断增加,除了常例的鲜肉外,又增加了菜肉、虾蓉、蟹肉、荠菜等品种,很是丰富。



风和日丽 (中国画) 恽甫铭

“三姐,你要保重了!”台上的薛平贵鸽子翻身,踢腿,回身深情望着王宝钏,浑身颤抖地念出这句念白,随后在急切的锣鼓中下场。剧场里满堂的叫好,掌声不绝于耳。这天演的是《投军别窑》,周信芳先生是台上的薛平贵,我是台下的观众。

这出折子戏只有几十分钟,但对演员的唱、念、做、表都有着很高的要求。整折戏就在于一个“别”字,很容易演温了。但周信芳的这出戏却是深入人心,堪称麒派代表作,这是因为他演的不是行当,而是真实的薛平贵。这时的薛平贵强抑悲愤地回家与妻子告别,他甚至无法安排妻子的生计,寒窑中只留下“十担干柴,八斗老米”。台上的薛平贵无可奈何,台下的观众的内心也是沉甸甸的。他们的情绪随着薛平贵和王宝钏的相随、追赶、分别,无时无刻不随着人物的变化而起伏。不单台上的演员入戏,台下的观众也都真切地叹息着薛平贵与王宝钏的别离。

那时候的我还是一个学生,还不懂麒派的独到之处,但就是觉得看他的戏带劲,好看又值得回味。在以后自己学戏和舞台实践中,我有意识地探索、感悟着周信芳的创作和演戏的方法。麒派形神并存,表演风格夸张却又不出人物之外,程式技巧严格但又融入全身的戏中,分不出手眼身法步,台上的举一举一动皆是人物的情与魂。麒派艺术活灵活现,原因是源于生活。我虽不是京剧演员,也不是老生演员,但周信芳创立的麒派演剧风格,一直影响着我的表演。

到了1984年,我与麒派更结下了不解之缘。上海举办麒派学习班,全国各地的演员集中一个多月,学习《清风亭》、《乌龙院》等戏。其中昆曲演员有我和计镇华,我俩主学《乌龙院》。主

教老师有吕君樵、张信忠、赵晓岚等,学习地点在陕西南路的原上海戏校。那时,我和计镇华都是人到中年,但如此难得的机会焉能轻易放弃,更何况老师教得十分细致,每天都是满满一整天的课程,我们学得也很起劲,排练场上总是如火如荼。结束学习班的课程后,我们这些学员先在上海进行汇报演出,后又进京展演。当时,我与计镇华演《乌龙院》的“闹院”,后边的“杀惜”则由周少麟、童芷苓两位老师合演,与大家同台,真是收获不小。

1985年,在赵晓岚老师的亲授下,我完成了全本的《乌龙院》。她很喜欢我,因为我是昆曲演员,京白是个大难题,她就一字一字地教,一句一句地陪我练。听赵老师说,周信芳老院长当年对于年轻演员也是不厌其烦地教,跪蹉、吊毛、圆场,六十

多岁的老人毫不含糊地亲自示范。人称赵晓岚老师是麒派花旦,那我就是麒派花旦的传承人,感谢赵老师当年带我入了麒门,麒派的艺韵不知不觉渗入到了我的昆曲舞台生涯中。多年后我在教学时,也将麒派有血有肉充满感染力的艺术风格教给了学生,要求他们在练好技巧的基础上,更要体悟生活,体会人物。在学戏、演戏、教戏中,我渐渐领悟了麒派的风骨不只是演戏的技巧和演剧观,更是戏大于天的态度和对生活的热忱。

我是个昆曲演员,又是演旦角的,能进入麒派的天地,是缘分也是幸运。少年时亲眼看到麒派老牌的风采,中年时又亲自上台演麒派老牌的代表作,晚年又看到许多麒派接班人的精彩演出。麒派有人,京剧有望。

把我揉碎了变成你,请看日本栏。“麒艺”流芳

多多的老人毫不含糊地亲自示范。人称赵晓岚老师是麒派花旦,那我就是麒派花旦的传承人,感谢赵老师当年带我入了麒门,麒派的艺韵不知不觉渗入到了我的昆曲舞台生涯中。多年后我在教学时,也将麒派有血有肉充满感染力的艺术风格教给了学生,要求他们在练好技巧的基础上,更要体悟生活,体会人物。在学戏、演戏、教戏中,我渐渐领悟了麒派的风骨不只是演戏的技巧和演剧观,更是戏大于天的态度和对生活的热忱。

我是个昆曲演员,又是演旦角的,能进入麒派的天地,是缘分也是幸运。少年时亲眼看到麒派老牌的风采,中年时又亲自上台演麒派老牌的代表作,晚年又看到许多麒派接班人的精彩演出。麒派有人,京剧有望。

把我揉碎了变成你,请看日本栏。“麒艺”流芳

风和日丽 (中国画) 恽甫铭

# 野马脊

——盘盘听故事之三 刘心武

都是好东西。都不能扔!”爷爷住进养老院以后,爸妈和盘盘去看望,爷爷话不多,眼睛也不怎么看他们,却总是盯着窗外的运河。冬天又到了。运河结冰了。盘盘自己去看望爷爷,爷爷也还总凝视窗外的运河。结冰的运河失去了秀丽,河边的树木光秃秃的,爷爷在那样的画面上看见了什么呢?

盘盘开始求职了。有天投完简历回家,爸爸下班早,妈妈还堵在回家的路上。父女俩就随意聊天。盘盘就说起爷爷总盯着运河冰面看的事情。爸爸就说,该讲给你听了,不过,还是等你妈回来,吃过晚饭,再坐下来讲。晚饭吃过了,爸妈和盘盘围坐在沙发,爸爸讲了起来。

你爷爷娶媳妇很晚。因为家里穷,过三十了,还是光棍。你的太爷爷,过世得早,你的太奶奶,一直守寡。那时候咱们运河这边的村子,比运河那边的村子,还稍微好些,那边特别穷。这边有大片的菜地,种大白菜,每年晚秋砍下白菜,会留下菜根,砍下的白菜装车运走的时候,会掉下些破烂的菜帮子。就有运河那边村里的妇女,过河这边来,挖走菜根、拣走那白菜帮子,好拿去充饥。过运河若从桥上过,要绕很远的路,搭摆渡船,要花钱。但是,河那边村子跟河这边村子之间的河床,有一道凸起的石脊,河两边的人,都管它叫野马脊。它四季都没在水面下,秋天能透过水面模模糊糊地看出来。过河的人必须非常小心,才能踩着那道石脊渡过河来。

那些年,每到这边村子砍完白菜,那边村子就有妇女踩着野马脊,背着荆条筐,来挖菜根、拣菜帮。爷爷家的屋子外头不远,就是一片菜地。有天刮着大风,冻得人不行,居然还有对岸来的一个妇女,跪在那菜地里挖菜根。你太奶奶看见那妇女在寒风中直哆嗦,就让你爷爷出

去,把她请进屋,先暖和暖和再说。你太奶奶正熬了一锅棒子面菜糊糊,就盛出一碗请她喝。两个妇女就说起话来。敢情那也是个寡妇。临走的时候,你太奶奶就让你爷爷,往那妇女的筐里,装了好些个自己家腌的酸白菜。穷帮穷呀。这么着,两个寡妇就来往上了。

就在她们认识的那年冬天,那寡妇有天就跟你太奶奶说,咱们两家都穷,你儿子娶不上媳妇,正好我有个闺女,如今也二十好几了,就把我闺女,嫁你儿子吧。你太奶奶开头不敢相信,因为穷家的闺女,如果长得好,嫁出去也不难的,那寡妇就说,我不能拿闺女换钱。能嫁个憨厚人,比什么不强。就这么着,你爷爷就娶了你奶奶。盘盘听了,大吃一惊,问:“怎么,我的血脉里,有那挖菜根拣白菜帮子的穷寡妇的成分?我该叫她什么?”妈妈说:“这事你爸早就跟我说过。那是你的太姥姥啊。不过,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解决了温饱问题,挖白菜根拣白菜帮子充饥的事情,似乎已经成了天方夜谭了。所以咱们这代人很少跟你们这代人讲这些旧故事。”

爸爸对妈妈说:“可是,有个镜头,我一直没忍心跟你讲。现在我要跟你和盘盘讲出来。盘盘爷爷为什么总盯着那冰面看?是因为,那一年,遇上百年不遇的情况,土话叫囤囤冻,就是原来河面还没有上冻,忽然气温骤降到零度以下,咔嚓,河面就封冻住了。那天天亮,有人在河边大喊,人们跑去看,在那野马脊上,冻死了一个妇女,她肯定是踏上野马脊后,忽然囤囤冻,她本能地跪下,再也拔不出身子,整个人就冻成个冰雕了,而她背上,还背着那陪伴她多年的荆条筐。你爷爷奶奶奔到河边,一眼看出,那是你太姥姥,顿时捶胸大哭起来……”

盘盘听到那一刻,仿佛树木的年轮,顿时扩展,跪在那菜地里挖菜根。你太奶奶看见那妇女在寒风中直哆嗦,就让你爷爷出

去,把她请进屋,先暖和暖和再说。你太奶奶正熬了一锅棒子面菜糊糊,就盛出一碗请她喝。两个妇女就说起话来。敢情那也是个寡妇。临走的时候,你太奶奶就让你爷爷,往那妇女的筐里,装了好些个自己家腌的酸白菜。穷帮穷呀。这么着,两个寡妇就来往上了。

就在她们认识的那年冬天,那寡妇有天就跟你太奶奶说,咱们两家都穷,你儿子娶不上媳妇,正好我有个闺女,如今也二十好几了,就把我闺女,嫁你儿子吧。你太奶奶开头不敢相信,因为穷家的闺女,如果长得好,嫁出去也不难的,那寡妇就说,我不能拿闺女换钱。能嫁个憨厚人,比什么不强。就这么着,你爷爷就娶了你奶奶。盘盘听了,大吃一惊,问:“怎么,我的血脉里,有那挖菜根拣白菜帮子的穷寡妇的成分?我该叫她什么?”妈妈说:“这事你爸早就跟我说过。那是你的太姥姥啊。不过,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解决了温饱问题,挖白菜根拣白菜帮子充饥的事情,似乎已经成了天方夜谭了。所以咱们这代人很少跟你们这代人讲这些旧故事。”

爸爸对妈妈说:“可是,有个镜头,我一直没忍心跟你讲。现在我要跟你和盘盘讲出来。盘盘爷爷为什么总盯着那冰面看?是因为,那一年,遇上百年不遇的情况,土话叫囤囤冻,就是原来河面还没有上冻,忽然气温骤降到零度以下,咔嚓,河面就封冻住了。那天天亮,有人在河边大喊,人们跑去看,在那野马脊上,冻死了一个妇女,她肯定是踏上野马脊后,忽然囤囤冻,她本能地跪下,再也拔不出身子,整个人就冻成个冰雕了,而她背上,还背着那陪伴她多年的荆条筐。你爷爷奶奶奔到河边,一眼看出,那是你太姥姥,顿时捶胸大哭起来……”

盘盘听到那一刻,仿佛树木的年轮,顿时扩展,跪在那菜地里挖菜根。你太奶奶看见那妇女在寒风中直哆嗦,就让你爷爷出

去,把她请进屋,先暖和暖和再说。你太奶奶正熬了一锅棒子面菜糊糊,就盛出一碗请她喝。两个妇女就说起话来。敢情那也是个寡妇。临走的时候,你太奶奶就让你爷爷,往那妇女的筐里,装了好些个自己家腌的酸白菜。穷帮穷呀。这么着,两个寡妇就来往上了。

就在她们认识的那年冬天,那寡妇有天就跟你太奶奶说,咱们两家都穷,你儿子娶不上媳妇,正好我有个闺女,如今也二十好几了,就把我闺女,嫁你儿子吧。你太奶奶开头不敢相信,因为穷家的闺女,如果长得好,嫁出去也不难的,那寡妇就说,我不能拿闺女换钱。能嫁个憨厚人,比什么不强。就这么着,你爷爷就娶了你奶奶。盘盘听了,大吃一惊,问:“怎么,我的血脉里,有那挖菜根拣白菜帮子的穷寡妇的成分?我该叫她什么?”妈妈说:“这事你爸早就跟我说过。那是你的太姥姥啊。不过,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解决了温饱问题,挖白菜根拣白菜帮子充饥的事情,似乎已经成了天方夜谭了。所以咱们这代人很少跟你们这代人讲这些旧故事。”

爸爸对妈妈说:“可是,有个镜头,我一直没忍心跟你讲。现在我要跟你和盘盘讲出来。盘盘爷爷为什么总盯着那冰面看?是因为,那一年,遇上百年不遇的情况,土话叫囤囤冻,就是原来河面还没有上冻,忽然气温骤降到零度以下,咔嚓,河面就封冻住了。那天天亮,有人在河边大喊,人们跑去看,在那野马脊上,冻死了一个妇女,她肯定是踏上野马脊后,忽然囤囤冻,她本能地跪下,再也拔不出身子,整个人就冻成个冰雕了,而她背上,还背着那陪伴她多年的荆条筐。你爷爷奶奶奔到河边,一眼看出,那是你太姥姥,顿时捶胸大哭起来……”

盘盘听到那一刻,仿佛树木的年轮,顿时扩展,跪在那菜地里挖菜根。你太奶奶看见那妇女在寒风中直哆嗦,就让你爷爷出

去,把她请进屋,先暖和暖和再说。你太奶奶正熬了一锅棒子面菜糊糊,就盛出一碗请她喝。两个妇女就说起话来。敢情那也是个寡妇。临走的时候,你太奶奶就让你爷爷,往那妇女的筐里,装了好些个自己家腌的酸白菜。穷帮穷呀。这么着,两个寡妇就来往上了。

风和日丽 (中国画) 恽甫铭

# 麒派的风骨

梁谷音

多多的老人毫不含糊地亲自示范。人称赵晓岚老师是麒派花旦,那我就是麒派花旦的传承人,感谢赵老师当年带我入了麒门,麒派的艺韵不知不觉渗入到了我的昆曲舞台生涯中。多年后我在教学时,也将麒派有血有肉充满感染力的艺术风格教给了学生,要求他们在练好技巧的基础上,更要体悟生活,体会人物。在学戏、演戏、教戏中,我渐渐领悟了麒派的风骨不只是演戏的技巧和演剧观,更是戏大于天的态度和对生活的热忱。

# 十日谈

把我揉碎了变成你,请看日本栏。“麒艺”流芳

多多的老人毫不含糊地亲自示范。人称赵晓岚老师是麒派花旦,那我就是麒派花旦的传承人,感谢赵老师当年带我入了麒门,麒派的艺韵不知不觉渗入到了我的昆曲舞台生涯中。多年后我在教学时,也将麒派有血有肉充满感染力的艺术风格教给了学生,要求他们在练好技巧的基础上,更要体悟生活,体会人物。在学戏、演戏、教戏中,我渐渐领悟了麒派的风骨不只是演戏的技巧和演剧观,更是戏大于天的态度和对生活的热忱。